

## 廟公（上）

瀛苑副刊

通繁忙的馬路邊，有一座歷史悠久的小廟。廟後有一條三公尺寬的臭水溝，兩側雜草叢生，碎石散亂錯落，譜成一地凌亂。水是鬱青色的，卻可見魚兒悠游——鯉魚、金魚、吳郭魚……烏龜攀上了兩岸，和亂石混在一起，難以辨別。

其中，媽祖顯靈的事蹟，眾多信徒口耳相傳，香火十分鼎盛，信徒絡驛不絕的景觀也引來了大批的觀光客。人潮很是熙熙攘攘，喃喃聲哆哆哆……震耳欲聾——瀰漫著多少人的祈禱和願望哪！捻香的手都高舉過頭，以免燃盡的香灰摔下來會燙著擦肩而過的人。殿堂內頂上的雕樑畫棟都叫香煙薰得發黑，褪去當初繽紛的彩色，媽祖的臉也上了黑炭，卻一點也不蕭條；小廟為了堅持傳統並沒有擴建翻修，但堂前闢出一大片廣場供進香團的遊覽車停放。

每逢特殊節慶以及假日，人潮洶湧時節，有一個中年男人總是突兀地瑟縮在角落，穿著內衣汗衫、灰黑色亮面西裝褲，踏著一雙塑膠夾腳拖鞋，有時也將拖鞋踢在兩邊，蜷著肩膀很是悠閒，偶爾替人讀讀籤，大部份的時間，都見他自閉地去啜手中那杯佛茶，見人就笑呵呵的。但那笑容並非發自內心，被貪婪籠罩著，不是開朗、而是禁錮；他長期將自己鎖在廟裡，生活、吃住都在廟裡，連心靈都給鎮在廟裡去了。

「林太太，妳攔來啊哦？我就知影，今年的媽祖生日，妳一定會來！」他癩著嘴貪婪地陪笑。「添財兄，你不知影哦……阮家最近諸事不順，囡仔攏破病，連我尪攏破病呀，是麥按怎卡好？所以來這兒請一支籤，請媽祖婆保庇啲！」「是啦！是啦！不過……這、你的表示……」「這是一定不會少的，這應當的！你在這兒做廟公，也是功德一件啊！」他抵著良心乾笑了兩聲，很自然的反應，甚至他不覺得這樣違背心意說話有什麼虧欠。

良心？塵封很久了……他逕自去想，這回，恐怕也有一千塊吧？更何況，今天是媽祖生日，信徒捐獻的香油錢可多了，偷走千把塊也不會被發現吧？阿好孀那個戴菩薩面具的吸血蟲，老礙著人發財。「添財」這個名字怕是枉然囉！誰的名字不是給算命仙算成的？媽祖的乾兒子，還不是搞成今天子然一身，幹！自己為自己盤算才是正經。

他暗自恥笑這些善男信女的迂，一面去撥弄心裡的如意算盤：拜、拜、拜！緊來拜喲！來拜我的五臟廟囉！哈哈！他心底愈是取笑，嘴也裂得痛快，看起來便更加「和藹」。想著、想著，林太太的籤也讀完了。林太太聽得入神，很虔誠相信的樣子。添財早練就了這身本領，嘴裡說著一套，心裡又去念另一回事，兩件事平行進行，從不相互干擾，一貫如此，旁人總渾然不覺。

「感謝，感謝……」林太太恍然大悟，心裡很有譜的樣子道謝。「妳知影按怎做就好，免給我謝多謝，應該給媽祖娘娘謝多謝。」林太太又是一陣感激的體面話，才離開椅子，向功德箱步去；另一面，添財貪婪地繃緊神經，拉長了脖子，那爬滿枯藤的蓬頭硬直直地從蜷曲的肩膀夾縫中探了出去，眼球也瞪出了血絲，嘴上開合像唸咒似的，差點沒淌出口水：藍的、藍的、藍的……林太太從皮包裡扯出了一張……紅色的……五百元的鈔票，添財又開始唸咒：兩張、兩張、兩張……林太太很仔細地將那張紅色鈔票扯平，又對折了兩次，才心安地投入功德箱，輕輕的，啪嚓一聲，躺入了功德箱。

添財氣急敗壞地跌坐在躺椅上，像鬥敗的獸，斟茶的動作愈來愈頻繁、愈來愈快，喝得跟酗酒似的，惡狠狠盯著林太太離去的背影，低聲地啐：「良心去給狗咬去了！出手這泥當酸，就別信這個！」添財的不如意不止於此，他很快地察覺到一個很熟悉的聲音，再熟悉不過，一個他日日夜夜詛咒的人。

阿好嬪一襲半旗袍式的絲面套裝，包裝豐腴身材，頂一頭及耳大捲短髮，耳珠子是玉面金鑲的，雙手都掛上頂級的玉鐲子，容光煥發的飽滿臉龐盈滿笑容，福福泰泰的：「美珠，你嘛來拜拜哦？」「是啊！阿好你嘛知影，最近美國九一一恐怖代誌嘍好過去，我們全家想要去美國，不知是好是歹？我就來這兒擲筊，請示一下媽祖娘娘，攔要來求全家的平安符，保平安的。」美珠很小心地捻起一束清香，眯著眼睛喃喃成條理，語畢便斂著臉色嚴肅地去取筊，擲之前還貼在額頭上誠心地鞠了三個躬，才擲，兩個月亮跌在地上，恰巧一正一反，反的那個因為弧形的面朝下，還不安靜地卻卻晃動，美珠喜出望外：「哎呀！真好！」隨後又磕了幾個響頭，開開心心地去求平安符了。美珠手裡捏了幾小包紅色粗布袋包裝的平安符，印了「永保安康」的黑墨字樣，她十分滿足地數過一遍：「一、二、三、四！沒錯，四個！」步履輕盈地往功德箱塞了一張藍色的一千元鈔票就步出媽祖廟。看在添財眼裡感到心痛，心裡咒罵：只要這吸血蟲一來，就沒戲唱了，你娘咧！

儘管添財是廟公，但是香油錢都全數交給阿好孀操經濟大權，添財至多只能算作是領固定薪水的管理員兼清潔工罷了。阿好孀是村裡有錢大戶的夫人，經常參與慈善事業，這座媽祖廟裡屬她最出錢出力，於是大家推舉她管理香油錢的使用，儘管人人覬覦這職務，阿好孀確實也為人清高，所以人人都服氣她，添財也只是在心裡咒她，見了她仍是恭恭敬敬的：「阿好孀，妳來啊！來來，飲茶、飲茶！」「哎！你客氣啦！我今日就是來拿功德金的，一部份要來辦獎學金，給學生方便讀書，一部分用來救濟在地家境歹的，最後一部份才用在廟裡面，所以來看麥廟內最近有欠錢嘸？」「幫忙救濟是第一重要的代誌，這很好啊！廟裡面哪有可能欠啥錢啦！」添財說「道德經」的工夫比任何人都溜，加上手勢一揮更顯得瀟灑超然。「菩薩心腸、阿彌陀佛……」阿好孀十分稱許地和他寒暄了一陣就離開了。添財悵然若失，心裡卻還是不服輸地罵：「幹！救濟窮人？按怎不來救濟我這個窮人？講啥米給學生讀書！我看她要給自己電頭毛、買水衫用的，就算講真正去幫助別人，你娘咧！攞她的功勞，我算啥？啥米攞不是！啥米攞不是！啥米攞嘸！好處攞給她去啊！你娘咧……」

這天午休，添財被外頭孩子遊戲的叫囂聲鬧得不得好眠，輾轉好幾回，實在忍不住，隨意撈了一件卡其色短褲就踏著拖鞋衝出去。他的頭髮分岔枯黃，就像衣服起了毛雜亂礙眼，泛青黃的刻薄相，鑲了一對紅眼球，一口被菸酒茶毒的爛牙和兩葉乾癟紅唇一開一合：「猴死困仔！猴死困仔！吵到你爸睏未去！」衝進大廳，一群孩子躲在神桌底下，喊了一聲：「鬼來啊！」便一哄而散，混亂中添財擒住了一個小傢伙，向他咆哮：「幹！別來這兒變龜變怪！攞來一遍，我就巴呼你死！」恐嚇完狠狠地推了一把，小孩便沒命地逃了，跨過門檻，就不甘示弱地回過頭撂下一句狠話：「我知影你哦！你偷拿媽祖娘娘的錢，我們攞有看過，我要呷阿爸講，阿爸會呷阿好孀講，你慘啊！」「幹！困仔人別亂講話哦！好啊！你講啊！你講！我添財驚你一個死困仔哦！」添財惱羞成怒追出去要打，孩子群很靈光地呼嘯逃逸：「嘿嘿！打未著！打未著咧！」追出了廣場，添財就不再去追了，給人看見不好。

添財嘴上說不怕，但是心裡著實是幾分恐懼，黯然地回去房裡，摔在床上，嘴巴卻還是不老實的要罵：「幹！什麼場面我嘸看過？我爸的外號叫做『王半村』！整個村落有一半的厝攞是我家的，我愛啥米有啥米！多少跟班跟著我？替我買酒、買菸、買檳榔，XO一罐一罐地栽，眉頭都不皺一下，菸攞吃厂乂厶仔（峰）！『董仔！董仔！』按那給我叫，我稀罕這破廟的錢啲！你們是啥米角色？我攞看未起咧！」說到激動處就連同拖鞋一塊踩在床舖上，又是跺腳、又是向空氣揮拳，舞得花枝亂顫，高分貝地狂嘯起來，怕人都聽不見似的：「你們這裡的人攞起瘋啊！看這媽祖看呷一塊寶同款

！這廟內的環境是我拚掃的！那個該死的雕像是我擦的！還有她穿的衫攏是我打理的，她是多厲害？這麼厲害自己不會做？媽祖根本是騙肖仔！我就是毀在媽祖的手頭！人講這裡的媽祖求發財多靈，幹！我簽樂透包牌包呷幾十萬，好幾遍了！沒一次中的！錢攏嚙去啊！厝也嚙啊！朋友攏嚙啊！晚上要在這裡拚掃，不能去KTV唱歌歡喜！白天要早起拚掃開大門，不能睡到飽；這時候正是吃大閘蟹的好時機，我也不能吃！我攏毀在媽祖的手頭啊！就是她害的！攏是她害的！」添財憶起過去，潦倒地滾下床去，跌在地上，索性不爬起來，人貼在牆角哭得淒涼。（未完待續）